



徒然 王子

〔日〕岛田雅彦 著 丁丁虫 汪洋 译
Shinada Masahiko



NLIC 2970701703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徒然 王子

Shimada Masahiko
〔日〕岛田雅彦 著 丁丁虫 汪洋 译



NLIC 2970701703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徒然王子 / (日) 岛田雅彦著; 丁丁虫, 汪洋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-7-5327-5330-7

I. ① 徒… II. ① 岛… ② 丁… ③ 汪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07446号

Tsurezure Ōji-Dai 1 bu

Copyright © 2008 by Masahiko Shimad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asahiko Shimada 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Tsurezure Ōji-Dai 2 bu

Copyright © 2009 by Masahiko Shimad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asahiko Shimada 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图字: 09-2010-094号

徒然王子

[日] 岛田雅彦 著 丁丁虫 汪洋 译

策划编辑 / 姚东敏 装帧设计 / 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25 插页 2 字数 256,000

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0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5330-7 / I·3081

定价: 28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6474588

登场人物一览

- 东铁人 王子。神话时代延续至今的王室末裔。
- 平惟光 铁人的私人秘书。前滑稽演员。
- 父 君 铁人之父。
- 母 君 铁人之母。
- 老板娘 在情书小巷经营酒吧的占卜师。
- 卞先生 幽灵镇的住户。拆解废物的人。
- 小 利 幽灵镇的住户。用废弃物制作乐器的艺术家。
- 里 美 幽灵镇的住户。前空姐。
- 社 长 从幽灵镇失踪的前公司经营者。
- 小 茜 受到继父的性虐待，逃至幽灵镇的少女。
- 今 井 为了寻找离家出走的女儿来到幽灵镇的住户。
- 博 子 以今井女儿的名字命名的家犬。
- 坂城邦夫 曾经教授过铁人考古学的前大学教授。
- 小 翼 邦夫的儿子。前足球选手。
- 村 上 山林地主，养老院经营者。
- 明 菜 养老院的护工。
- 节 子 患有青年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村上之妻。
- 玲 子 患有性交依赖症的村上之女。
- 子安清 生活在养老院的前脑神经科医生。
- 细 田 铁人的侍从。
- 寺田海作 山中的主人，前铸刀师。
- 小 花 海作的孙女。
- 鹤 仙 人 为铁人在寂静之森引路的仙人。
- 阿 礼 记忆师。

无 量 齐国败兵。
道 童 从皇陵工地逃脱的刑徒。
徐 福 继承了徐王血脉的神仙方士。
马 耳 秦国将军,寻找三神山的船队的负责人。
雏 在巫师身边修行巫术的女孩。
那须大八郎宗久 源氏武将,那须与一的弟弟。
平 雅 光 落败的平家武将。
鹤 富 姬 平家武将的女儿。
胡安·罗德里格斯 耶稣会翻译。
弗洛伊斯 耶稣会传教士。
瓦里尼亚诺 耶稣会巡察使。
秀 吉 当时的天下霸主。
利 休 茶道宗师。
朱斯特·高山 皈依基督的大名,利休的高徒。
东藤四郎 大阪的大米批发商锦屋的四公子。
梦 之 介 知名画家的儿子。
中村勘介 四处卖艺的剧团的团长。
鸣海仙吉 浜松的无赖头子。
永井道德 甲府勤番的儿子。
朝颜太夫 吉原花魁。
早乙女桐子 自残少女。
智 仁 ?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忧愁之森 / 001 | 22 追兵迫近 / 109 |
| 2 青春期 / 006 | 23 深处的小道 / 112 |
| 3 捕捉妖怪作战 / 008 | 24 魔女们的宴会 / 119 |
| 4 脱 逃 / 012 | 25 仙人出现 / 123 |
| 5 夜逃王子 / 020 | 26 玲子的梦 / 126 |
| 6 惟光的秘密 / 022 | 27 剜肉隧道 / 129 |
| 7 情书小巷 / 027 | 28 去向静寂之森 / 133 |
| 8 结界之外 / 031 | 29 前世之妻 / 139 |
| 9 幽灵镇 / 036 | 30 去向假寐之海 / 147 |
| 10 失踪者们 / 046 | 31 记忆师阿礼的故事 / 151 |
| 11 买故事 / 049 | 32 穿越时间的小船 / 166 |
| 12 梯田里的父子 / 060 | 33 前世第一幕 / 172 |
| 13 市场上的逃亡 / 066 | 34 无量之名 / 176 |
| 14 养老院 / 071 | 35 徐福先生 / 181 |
| 15 崩坏的母亲 / 074 | 36 乘上黑潮 / 184 |
| 16 子安的遗言 / 082 | 37 无主之地 / 188 |
| 17 领回王子 / 087 | 38 仙 女 / 195 |
| 18 再见了, 无家可归者 / 092 | 39 林中生活 / 200 |
| 19 逃入兽道 / 097 | 40 和雏一起生活 / 203 |
| 20 飞毛腿小翼之恋 / 103 | 41 马耳将军 / 209 |
| 21 铁之旅人 / 105 | 42 渔夫之恋 / 213 |

- 43 被森林吞噬 / 216
- 44 女人形状的白岩 / 220
- 45 再见,黄泉之国 / 225
- 46 前世第二幕 / 231
- 47 兄长与一 / 234
- 48 山樱般的军队 / 238
- 49 平家残部的款待 / 244
- 50 衰落者的心思 / 248
- 51 蚕茧之中 / 251
- 52 去镰仓 / 257
- 53 归去,然后出发 / 263
- 54 前世第三幕 / 266
- 55 界,1588 / 270
- 56 会见秀吉 / 273
- 57 茶道时间 / 278
- 58 昨天的朋友…… / 280
- 59 与朱斯特道别 / 285
- 60 会见利休 / 290
- 61 死于京都 / 296
- 62 另换首脑 / 301
- 63 君子豹变 / 305
- 64 然后,所有人都死了 / 308
- 65 不要扔下我 / 314
- 66 这里没有神佛 / 319
- 67 前世第四幕 / 324
- 68 去伊势神宫参拜 / 327
- 69 一对母女 / 331
- 70 第一次吃白食 / 334
- 71 磨女 / 337
- 72 同类即为友 / 342
- 73 古市名人:鲤女 / 345
- 74 无赖们 / 349
- 75 无赖头子鸣海仙吉 / 355
- 76 浪子的夙愿 / 360
- 77 翻越箱根山 / 364
- 78 朝颜太夫 / 368
- 79 回头柳 / 373
- 80 先去来世 / 378
- 81 你已不在原处 / 381
- 82 回到起点 / 388
- 83 共有生活 / 393
- 84 桐子的过去 / 399
- 85 去希望之城 / 402
- 86 小王子的名字 / 406
- 87 最后的工作 / 411
- 88 来世再会 / 414

1 忧愁之森

欧亚大陆、极东之地、日升之处，也是太平洋尽头、极西之地、日落之处。

有一位忧烦的王子。

王子有许多称号。有人唤他作“忧郁王子”，也有人唤他作“徒然王子”，还有唤他作“踌躇王子”、“梦见王子”的。

王子真正的名字叫做铁人。

身为自神话时代延续至今的王室末裔，铁人差不多是被当作保护动物一般对待的，住在森林包围的府邸中，过着近乎幽闭的生活。手握实权的人根本不会正眼看他，民众基本上也把他当作可有可无的角色。没有妃子，没有恋人，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因循旧例，接待一些外国的贵宾，履行一些谁也说不出来到底有什么意义的仪式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便是王子不得不忍受的生活。

铁人对于自身很是困惑。他隐居在府邸之中，在书籍、影视、酒精里寻求慰藉。虽然人类本就是一种越努力便越迷惘的存在，但照这样下去，也只有囚禁在深深的忧愁之中，最终步入灭亡一途。翻阅历史上的君主与王子的事迹，铁人想，自己和那些出生于王朝末期的君主与王子何其相似！可以说自己除了活在这个世上之外，再没有任何用处。没有能和他一同欢笑、一同哭泣的朋友，甚至连一个能听他倾诉烦恼的对象都没有。铁人只有一个人默默承受对未来的漠然般的不安。

铁人的心中满是焦急，也满是愤懑。若是仅有自己在没落也就罢了，可实际上整个国家都在没落，他却没有回天之术。

权力滋生腐败，社会混乱已极，世人尽皆堕落，世界步向衰亡。

无论哪个时代，这样的趋势都是不变的。但人类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，乃是因为有人能令步向衰亡的世界获得新生的缘故。国家面临危难之时，即使君主不得不退位避难、即使僭王登上宝座风光一时，天命所归的君主也会四处流浪，经受重重试炼，于各地留下供人传诵的事迹，最终携得美人妃子一同归来，打倒僭王，再度登上王座。

令老朽的世界重返年轻，这才是君主真正该做的工作。上一代也好，再上代也好，都曾生于凛冬，召来春日，耐受长夜、助力日出。

未来伫立于被遗忘的过去之上。必须掘出埋藏在深处的记忆，返回到最初的原则。

能听到的，向来只有自远处传来的模糊不清的声音。汽车声、刮风声、鸟鸣声、说话声，全都杂糅在一起，听上去就好像管风琴的不协和音^①一样，却独独听不到半点诸如闲聊、发笑、呜咽之类鲜活的声音。所有的声音首先需要经过森林的审阅，有害的声音全都被挡在了外面。

然而森林却也并未承诺一定能使人安然入眠。铁人的父母在这座森林中度过的漫长岁月里，都饱尝过无法入眠的痛苦。他们的孩子铁人似乎也继承了失眠的基因。到今天为止，已经连续六个晚上无法入睡了。明明没有飞跃日期变更线，却出现时差颠倒的症状。晚上怎么也睡不着，白天的时候睡魔却会在不经意间袭来。

那样的寂静是有害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失眠的缘故，铁人的眼睛都出现了异常。眼里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带上了蓝色，就像是在海底看东西一样。整整三天了，世界一直都染着蓝色。瞳仁明明没有半点发蓝的迹象，世界却变成一片蓝色，实在很没有道理。

① 音乐术语，指不协调音色的混合，是一种刺耳的音程。

“是压力太大了吧。大概只是暂时的，好好睡一觉应该就好了。”

医生这样说着，给铁人开了安眠药。安眠药会让记忆变得暧昧，也会让尿道松弛，铁人很不喜欢。不过偶尔还是相信医生一回吧——抱着这样的想法，铁人在傍晚的时候服了药，随即便睡得像一摊烂泥一样，一直到黎明之前才因为喘不过气醒了过来。铁人想要吸几口新鲜空气，打开窗户，用力眨了眨眼睛，眺望院子里的景色，依旧还是蓝色的。院子里的树木固然本来就没有什么色彩，可连夜空都是深蓝色的。铁人想要看看别的带颜色的东西，开了房间里的灯，去看兰花和书本，却看到本该是白色的花朵泛着蓝光，本该是黄色的书也显出绿色，至于本是红色的地毯，也变成了紫色。打开电视，天气预报员的脸也是蓝的。

世界笼罩上一层蓝色，忧郁也随之增加了一倍。不过铁人觉得自己最终还是可以习惯忧郁的，证据就是，每过一天，对于蓝色的世界便多一分适应。如果从今往后世界一直都是蓝色的话，也只有自己去适应这种改变了。他这一族的人生也是如此。不管处在怎样的状况、不管面对怎样的命运，都不得不去适应。父亲如此，祖父也是如此。

只是，那样很累。

距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。铁人很清楚自己就算躺回床上也睡不着，于是决定不如去森林里走走，散散心。他在睡衣外面披上一件轻便大衣，从通向后院的小门出去，沿着林中小道散步。

安眠药的药效还没有完全散尽。眼睛周围就像黏着什么东西一样睁不开。铁人呼吸着树木吐出的湿气，将之化作叹息，再从自己的胸口吐出来。他在积淀了厚厚一层腐土的小路上跋涉，向池畔前进。不经意抬头仰望天空的刹那，恰好一颗流星划过，看起来就像是被西面的天空吸进去一样，天空下面蓝色的云朵犹如波浪一般碎裂开来。

在池畔伫立良久，铁人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。不是人。是和自己一样为失眠所苦的动物么？

起初出现的是栖息在池塘中的龙虱。在月光的照耀下，它从停滞的水塘中露出头来，望向铁人。铁人觉得它仿佛要向自己说什么，然而等了一阵，龙虱什么也没有说，重新消失在水中。铁人苦笑起来。昆虫明明不会说人话，自己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期待啊。

继而出现的是乌鸦。停在一棵大银杏树上的乌鸦，展开蓝黑色的双翅，落到池塘的对岸，直直凝视铁人。

“你真幸运啊，能在各个森林之间自由往来，也能知晓都市的乐趣。”

铁人很羡慕乌鸦。乌鸦像是知道铁人此刻的心情，“可怜可怜”的叫了两声。铁人不禁对叹息世事无常的乌鸦生出一股近乎友情的感觉。

身处在这个昏暗的森林里，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是蓝色的。在森林里彷徨游荡，能做的只有深邃的忧愁和廉价的嬉戏，连自暴自弃都做不到。父亲与祖父都是这样的。

“你的黑眼珠里映出的世界也是蓝色的吗？”

铁人被亲切感驱使，走向乌鸦，乌鸦却对他失去了兴趣，展翅飞走了。是去寻找食物了吧。铁人不顾一切地跑了起来。他跑出森林，来到广场上。月光也是蓝色的，连自己的影子也是蓝色的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传来了踩踏石子的声音。那不是自己发出的声音。铁人打量周围，却没有看到人影。没有乌鸦，没有狐狸。铁人凝神细听的同时，轻手轻脚走了几步，然后猛然停住，踩踏石子的声音稍迟了一点才停下。确实有人跟在自己身后。

“谁？”

铁人向黑暗中问。踩踏石子的声音再度自背后响起。铁人转回身，只见在距离他十米左右的地方，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侧身站在那里。胡子拉碴的脸上没有表情。嘴里叼着一根没有点着的烟。光着脚

没有穿鞋。

“你是谁？为什么在这儿？”

男子没有回答铁人的问题，只是抽了抽果冻一般的鼻涕。

“流浪汉？这里可不是公园。”

男子脸上没有半分畏惧的神色，也没有要逃走的样子，静如处子。以前也有过流浪汉误闯进来的事情，都是警卫疏忽大意，没有看到，由树丛缝隙间钻进来的。据说有人在森林里停留了八个多小时才被巡逻的警察发现。

“从哪儿来的？”

男子伸手指了指刚才流星坠落的西面天空，动作很迟缓。

“从天上掉下来的？看着不像外星人啊……”

男子脏兮兮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黑暗里，只有牙齿闪烁着蓝色的光。

“既然听得懂话，那就好办了。你有梦游症吗？”

“是去旅行，还是继续留在忧愁之森？”

男子的低声呢喃，就像看穿了铁人的内心一样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有说话的缘故，他的声音干涩低沉，却带有不可思议的威严感。仔细看来，这个男人完全不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就像是数百年前——不对，是数千年前的人一样。其实是否该说是“人”都有疑问。就算从前是人，现在也应该早已不是了吧。

“你来到这里是要告诉我什么吗？”

“去是地狱，留也是地狱。是甘心在这里囚禁至死，还是要去品味流浪的快乐？”

男子说话间，转过了身，背对铁人，向西走去。他的步伐看似缓慢，速度却快得惊人。铁人追在男子的身后，穿过广场。月光下，男子的脚

边没有影子。果然不是人类。两个人的距离逐渐拉开，铁人摆动手臂，踢飞石子，拼命追赶。就在男子领先一步跨入森林的时候，铁人的手指也眼看就要触到他的后背。但就在这时，男子的身影消失了。铁人四处张望，哪里也找不到男子的身影。他大口喘着粗气，大声呼唤那个融入了黑暗的男子，

“你有本事明天再来一回试试！我肯定逮住你，揭穿你的把戏！”

这样呼喊的时候，铁人意识到自己以前曾经见过这个男子。二十年前的某个夜晚所发生的事情，鲜明地浮现在眼前。

2 青春期

那是十三岁时的事情，铁人刚刚迎来自己的变声期。自己的声音被换成了完全听不惯的别种声音，铁人心中很是不快。他受不了那种“公鸭嗓子”，每天都尽量保持沉默。对于声音的不适很快扩展到了四肢，这真的是自己吗？不安攫住了铁人，他开始留意别人的眼神。只要发现别人正在看自己，他的脸就会变得通红。讨厌的还有鼻子上长出的粉刺。这是真实的自己吗？铁人始终不能相信。他忍不住想要伤害这个让自己厌烦的自己。他摧残自己的肉体，热衷于虐待它，就像这具肉体不是自己的一样。他在王宫的森林中疯狂奔跑，爬上大树，在树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或者挖出毫无意义的大坑，或者在铁杆上挂到实在撑不住了为止。

后来铁人得了感冒，随即恶化成肺炎，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。一直发着高烧，在喘息的间隙里不停地做梦。醒来的时候也都记得梦里的情景，只要闭上眼睛，立刻又会被带回梦里。而且在梦里的时候也像醒着的时候一样，会感受到喜怒哀乐种种感情，甚至连痛痒恶心之类的

感觉都能体会到，简直就像被绑架去了梦里似的。

有时候铁人忽然清醒一点，便发现自己身处在从未去过的海岛或是原野。素不相识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，连处在哪个时代都弄不清。这些人当中有帮助铁人的，有要抓铁人的，也有想要杀害铁人的。铁人也曾经变成别的人，不知道是附身在谁的身体上了，讲着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，去和各种奇怪的人说话。有时去伤害别人，有时被别人伤害。忽而愤怒，忽而悲伤，忽而恋爱，忽而流泪。所有这一切，都不是出于铁人自己的意志。

荒诞无稽。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荒诞无稽的。若是一醒过来就会忘记的话，不管怎么荒诞无稽都没关系，可是如果这些记忆都保留下来、连杀人的记忆都保留下来的话，那就不是能够忍受的了。有多少良心都不够用吧。

要是自己一直这样梦下去再也不醒呢？自己岂不是变成别人了吗？铁人想到这里，害怕睡觉了。

某天夜里，铁人的枕边出现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男子，他这样对铁人说：“既然做够了梦，不妨去黄泉之国看看吧？”

铁人不知道自己是已经醒了，还是依旧在做梦，但至少身体仍然不听自己的指挥。铁人反问了一句：“怎么去黄泉之国？”然而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在遥远的地方发出的一样。

“从梦的入口，穿过静寂之森就是。梦到这个世界和黄泉之国的距离是相同的，只要去了梦的对岸，很快就到了。”

啊，所以在梦里可以和死者相会啊，铁人想。既然如此，去了黄泉之国，会有什么好处吗？铁人这么问的时候，男子生硬地回答说：“就不用再回这个世界了。”

“去了黄泉之国，就回不来了吗？”

“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变成别的人，不能再回到原来的自己

了。而且那份记忆也没有了。那就是所谓的转生。”

此刻的自己也是从某个人生转生而来的吧。那此刻的自己又会转生成谁呢？男子仿佛察觉到铁人的想法，又说：“转生成谁，是根据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什么而定的。你现在还年轻，在这个世界上等于什么都没做，转生的时候不会变成什么大人物。你现在还在犹豫，要去哪里，自己决定吧。是要继续以眼下的自己生活下去，还是尽早转生到别的人生。”

铁人觉得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，仿佛没有重量似的。他想：“姑且先回去吧。”与其转生去过无依无靠的人生，还是生为王子更好。就在铁人这样决定的时候，幽灵的身影消失了。

铁人猛然清醒过来。眼前是自己的母亲，后面站着父亲和姐姐。大家都在盯着铁人。后来才知道，在铁人和那个素不相识的男子对话期间，他烧到了四十度，陷入昏迷状态。

那是黄泉之国的守门人吗？不对，不是。自己陷入危机的时候，那个男子一定会再度现身。十三岁便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的铁人，决定相信这一点。

3 捕捉妖怪作战

第二日的午后，铁人将秘书惟光喊到办公室，这样对他说：“今天夜里，凌晨三点半的时候，我要出去散步，你也一起跟着。”

惟光一听难得又要去夜游，摆了个小小的振臂兴奋的造型。

“去哪里，变装聚会吗？”

“不，是去庭院里接待客人。”

“谁会在那么晚的时候过来？是请了艺伎吗？”

“没有那种事。好像是专门来找我的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。”

“是人？是兽？还是幽灵？”

“说不定是妖怪。弄个诱饵看看能不能钓到。帮我准备些点心什么的吧。”

要钓妖怪？这也是风流游戏的一种么？殿下常常会装出神秘兮兮的表情骗人上当。如果只是开玩笑的话，跟着跑一趟倒也没什么关系，但要是当真的话，可就难办了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殿下的言行颇有些让人挠头的地方，虽说王族多有脱离浮世的倾向，但就算作为王族来看，也是显得太奇怪了。

惟光从开始侍奉铁人殿下直到现在，刚好整一年。在殿下的身侧服侍了一年，对于铁人的喜好、性格、强项、弱点都有所了解，却还不足以洞彻铁人内心的想法。而随着近期接触铁人复杂内心的机会越来越多，反而愈发拒绝惟光的理解。铁人心中所怀的忧愁深不见底。

惟光是殿下钦点的私人专属秘书。他的本职是滑稽演员，眼下的工作则是要宽解殿下，让殿下摆脱忧愁的囚禁，舒展笑靥。君主与王子都需要小丑。李尔王的身边便总有小丑陪伴，时时向君主进谏良言。

惟光比平日提早睡下。睡觉之前他请厨房做了饭团。凌晨三点醒来，惟光穿过寂静而漆黑的宿舍走廊，去厨房拿了装好饭团的小包，在官邸的门后等待铁人。殿下在约定的时间出现了，他穿着运动衫和运动鞋，像是要出去慢跑一样。

铁人接过装有饭团的小包，向惟光说：“你要是跟在我身边的话，那东西可能不会出现。你就在离我远一点的地方守着就行了。那东西一出现你就赶紧过来，把它抓住。”

铁人带着紧张的心情开始沿着昨天同样的道路前进。惟光一边在树丛中隐蔽自己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尾随在铁人后面。到底是什么妖怪

在妨碍殿下的睡眠？可能是住在御田里的老狐狸吧。听说那只老狐狸精经常跑出森林，穿过国道，翻找垃圾，尤其喜欢炸鸡之类的玩意儿。

“怎么才能抓到它？拿个网捉？还是直接拦住？”

“这个就交给你了。那东西逃起来很快，好好抓，别给丢了。”

“我干起活来一直都是好好干的。演戏也是好好演，挖鼻子也是好好挖。”

铁人的深夜游荡持续了一个多小时。在这一个多小时里，他一直在侧耳细听森林里的动静，也在凝神体会肌肤传来的空气触感，那副模样就像全副警戒的猫似的。惟光忍着哈欠，和铁人一同仔细观察周围，然而只有轻风偶尔吹动树枝，抑或远处传来汽车开过的声音，并没有半点奇怪的迹象。就在惟光打算放弃，盼望殿下能放自己回床上睡觉的时候，铁人却在池畔说起话来。那副样子似乎是在和谁说话，但惟光没有看到半个人影。客人来了吗？

铁人猛然跑了起来，一边跑一边呼唤惟光：“往西门跑了，快捉住它！”

惟光照着王子的吩咐跑向西门，然而完全看不见的对手想拦也无从拦起，惟光只能装出追赶的模样。西门的警卫室里和平时一样，都有警卫守着，门也上着锁。如果王子看到的是人，就不可能从这边逃出去。

听到踩在枯叶上的脚步声，警卫跑了出来。铁人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怔怔地站着，脸上满是困惑的表情。“有人从这儿经过吗？”惟光询问警卫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没有”。

回官邸的路上，惟光问王子：“看到了？”

“看到了。在池边的时候，就站在我背后。”

“饭团呢？本来是拿在手上的吧？”

“给了那个人。他看起来很饿的样子。”